



行走

青岩古镇的“微风皖韵”

日月

随笔

低岭温故

吴春富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机遇。时年去贵阳参加一个年会，会务组保障人员中有一皖籍战友，会议一结束，老乡战友非要尽地主之谊，邀请我一起去他说的“贵阳的‘微风皖韵’古镇”，领略一番异地“家乡”风情。盛情难却，便和他一同前往古镇观光。

还未进镇，远远眺望，就见巨石筑于悬崖之上的巍峨壮观的城楼、城门，随山势蜿蜒起伏的城墙，看上去雄伟壮观，一派明清建筑风格。走近城楼，战友顺手指着城门楼问我：“你有没有感觉这门楼有些眼熟？”我仔细打量，城门楼高高矗立，宽阔坚硬，气势恢宏，确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，是有些眼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战友笑着说：“给你一点暗示，在咱们安徽，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城楼？”我心中暗暗地快速复了一回盘，安徽现在城墙、城楼，仅有寿县、凤阳两地，寿县古城起源楚都，凤阳古城源于明朝……“不会像凤阳古城楼吧？可凤阳城楼全是青砖砌垒，而这城楼却是巨石所筑……”“凤阳离这那么远，要把青砖运到来，得到猴年马月？主要看它建筑风格。”“可凤阳城楼厚重坚实，规模也比这宏大……”我还想争辩几句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心想：战友分明是依依故乡情，他乡“寄”物表乡情而已……

战友见我半信半疑，就给我补上历史一课。他告诉我，青岩古镇明初为控制西南边陲，洪武六年置贵州卫指挥使司，驻军双狮峰驿道建屯，史称“青岩屯”。洪武十四年，朱元璋派30万亲兵远征滇黔，进驻黔中腹地青岩屯田，守卫边陲。这批亲军将领士兵大多来自凤阳，他们远离故土，不远万里来到黔中驻守“屯田”，繁衍后代，逐渐使得当地形成具有“微风皖韵”风格的古镇。走进镇里，街巷是清一色的青石板成路面，民居楼也多半是石砌围墙，朝门、腰门，以及瓦屋面、重檐悬山、花木门，古色古香。尤其是镇上三合院院众多，院有小朝门、石院坝、花坛、石凳、小轩窗，简朴、宁静。

镇内古建筑居多，设计精巧、工艺精湛，交错密布，寺庙、楼阁画栋雕梁、飞角重檐，相互辉映。古迹萦绕，人文荟萃。有状元府、待阁、龙泉寺、北城门、吴张氏贞寿坊、寿福寺……让人从中品读到浓厚的“微风皖韵”。

战友为验证自己“口说无凭”，特意领着我走进一个石瓦、石墙、石凳、石磨的幽深小巷里，让我随意点一家餐馆吃顿午饭，我顺手点了家门面不大的小饭馆，走进餐馆，大厅呈长形，靠一边纵摆五六张长条餐桌。一坐下，战友就说让我身在他乡能品尝一回家乡菜。我说当下都啥年代了，物流发达，人的流动性颇大，到那都能吃到不同地域……不等我说完，老板娘笑盈盈地走到餐桌前，递上“菜单”，战友顺势将菜单往我手上一塞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：“豆腐圆子、青岩豆腐、恋爱豆腐果、米豆腐、糍粑稀饭、洋芋粑、贵州牛魔王、牛肉粉、青岩卤猪脚……”我自言自语道，怎么青岩古镇也盛产豆制品呀！战友忙介绍道：“这儿豆制品与凤阳酿豆腐，同根同源，如出一辙。都源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家乡凤阳城，为节省粮食，将豆腐融入各种食材，形成独特美食。”

没一会功夫，青岩豆腐、青岩小炒、花溪牛肉粉、青岩卤猪蹄、贵州牛魔王……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，就上桌子。我先尝一口豆腐，又吃上一口卤猪蹄，细细品尝，觉得有几分家乡菜肴味道，但又觉得不像。家乡豆腐细腻、爽口，而口中的豆腐外酥里嫩；家乡卤猪蹄重色重味，而口中的猪蹄肥而不腻……老板娘一听我俩品菜，品得热乎，主动上前询问是不是菜做得味道不正，我俩赶忙起身解释，说菜做得非常可口……“听你们的口音好像是安徽人吧？”“我俩走南闯北，口中夹杂一些安徽口音，你都能听出来呀？真厉害了！”老板娘一听我们是安徽人，顿显更为热情……她告诉我们说，她的婆家祖上也是安徽的。

游完古镇，我一直回味着古镇风情，似乎存有几分“微风皖韵”呢！

故园樱桃红

沈顺英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品味蒋捷的词句，内心恬淡而丰盈。

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几株肥硕的樱桃树，斜倚墙头，筛风弄月。颗颗樱桃鲜红欲滴，晶莹剔透，点缀在繁密的绿叶间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闪着金光。清风袭来，芳香弥漫，纤细的手指轻轻摘下一颗樱桃，放入口中一嚼，鲜美、甜润的果肉顷刻间化作醇醇的汁水，满口酸甜，沁入肺腑。一树樱桃，恰似灵然而立的二八佳人，其姿轻盈，其态俏丽，朦胧中深含一份蕴藉，清辉中独占一种风韵。

风情夏日，几易晨昏，几场细雨，桃李杏还如懵懂的青涩小孩时，樱桃却似怀春的少女羞羞答答坠满枝头。青涩樱桃在我们的注目中日渐长大，由青变黄，次第变红，变得晶莹剔透。成片的樱桃树铺漫开来，飘逸着怡人的香甜。颗颗如珠如玉的樱桃沐浴着阳光，闪耀在绿叶间，像眨着眼睛的小精灵，神气活现地随风摇曳着。

风起时，飘零的花瓣纷纷扬扬，木格窗外铺满了一层薄薄的花瓣，让人浮想翩翩。樱桃的红，红得诱人；樱桃的甜，清丽悠然，像喝了女儿红的醉客，醉意微醺，在风里摇摇欲坠。绿的叶，红的果，有时执书一卷，屏息凝神，窥探那些调皮的鸟雀把红透的樱桃偷食。

细雨缠绵，采摘樱桃时，要连同那长长的果把摘下，如此，樱桃果汁及味道都不会流失，且樱桃存放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。成熟的樱桃很娇气，不能下手太重，不然果实破裂，粘稠的果浆沾满了双

手。满篮的樱桃从树上摘下，鲜艳欲滴，让人赏心悦目，舒心养眼。

篮子里的樱桃，色泽鲜润，晶莹剔透，红如玛瑙，黄若凝脂，小而圆的颗粒，饱含整个春天的精华。绿深如墨，红胜丹朱，小巧惹人怜爱。若是雨后初霁，一颗红润，粒粒清圆，恰似美人朱唇，令人心生浮世清欢。

晶莹剔透、圆润饱满的樱桃，在银盘中显得愈发诱人。樱桃宜白瓷大盘，相得益彰，各逞其色。清水洗净的樱桃，盛在晶亮的玻璃碗里，令人视线跳舞。细细摩挲片刻，忍不住口舌之欲，捏一枚入口，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，爆浆的果汁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酸甜之间，如一场深情而纠结的恋爱，有妩媚的娇嗔和任性，有不离不弃的包容和担待，让人沦陷，不能自拔。

见过一幅中国画，几颗樱桃，红艳得似要跳出纸页；樱桃下，一素衣女子，仰首而望，唇上一点红，似与樱桃轻吻。樱桃，少女，鲜果，红颜，一组合，便是爱情的印迹，多么微妙的感觉。

有一年，我徜徉江南古镇。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樱桃，声音清如山泉，双眸深如清塘。竹篮里的樱桃红晶晶，如襁褓婴儿，粉嫩，静美。纤手弄樱桃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。

我喜欢樱桃，齐白石画中的那种樱桃，让人看一眼能够静下来的那种软红。在这闷热夏日，看到樱桃，眼前浮漾红白或青红，想到诗里画里的故园，竟有浓浓的乡愁，自心底蔓延开来。

一堵旧砖墙，立在半山腰上。砖墙表层的石灰，已经暗淡。右侧有一个米把宽的缺口，外面是碗口粗、七八米高、排列齐整的杉树，里面是个平场子，上面零星长着些尺把高的玉米苗。这就是我四十二年前，曾实习过两个月的小学旧址。小学叫低岭小学。那年我二十一岁，沿着火车厢似的一长列低矮山岭，顺着一条小河，坐着手扶拖拉机，一路颠着簸着来到这里。学校简陋，只有两排并列的平房，中间的操场是黄泥地。二月，山风在场子上呼啸，从衣领的缝隙钻入胸部，似被一只冰凉的手摸来摸去。

到学校，我领到的，除了一本三年级的数学课本，还有一只外表青黄色的火桶，一看就是新箍的。“新老师，山里冷，烘烘火暖和。”几位老师笑着围过来，催我坐上去。“盖着不漏风，暖和。”一位老师将自己的火桶布搭在我的火桶上。朴实的话语，似一股股暖流漫过我忐忑的心，驱赶走了早春的寒意。学校老师有七八位，大多是民办教师，不在校就餐。为了我的吃饭问题，学校特地请了一位老人为我做饭。老人干瘦，话语炸炸的，温和地笑着，祛除了我的陌生感。

菜都是老人自带的。腊肉，切得薄薄的，饭头上蒸熟，亮晶晶的，一口咬下去，脆香脆香的；白菜切得细细碎碎的，春天的白菜本来就清甜，老人舍得放猪油，炒出来的白菜嫩生生的，绿色的叶片上泛着油光；还有一碗炖鸡蛋，撒着葱花，又嫩又香。这三碗菜，做法虽简单，可是每一碗菜都油润舌尖，成为我四十余载人生的绵长味觉记忆。

除了山下两个一年级教学点的女老师，其他老师几乎都请过我吃饭，多是在放学后的傍晚。喊我的同时，总会顺便喊上其他同事，沿着山道或田埂小道，裹着衣领，一路说笑着到他们家。老师们的家几乎是清一色的木结构房屋，厅里立着木屏风。淡淡的杉木香，浮动在空气中。

大家围坐着，满桌子的家常菜，满屋子的说笑声。低岭老师的这份淳朴，这份毫无半点隔膜的亲热，恰似杉木的原香，在记忆里久久不散。

吃完饭，其他老师笑谈着出门，请我吃饭的老师硬拽着我留宿。被子应该是白天刚晒过的，蓬松得像云朵，有一股阳光的味道，那一夜，睡得特别沉。

这次最意外的，是在山下的村卫生室遇见了当年教学点的周老师，她应该有六十七八岁吧。也是巧，周老师在某个大城市带孙子，刚好回低岭，因为身体不适来挂水，就这么碰上了。周老师还记得我，和我说了许多往事。她告诉我，当年学校的老师们见我周日一个人在学校孤单，特意组织了一次游玩，所有老师都参加了，还一起聚了餐。可我无论怎么回想，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，只剩下了遗憾。

现今的低岭村，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。当年村民住的木房，摇身一变，全成了两三层的崭新楼房；我住过的村部木楼，变成了三层的党群服务中心；以前坑坑洼洼的砂石主道，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，一直延伸到村外。我按记忆寻找旧日的痕迹，难觅到皮毛。就连小学也不存在了。听村里人说，早年为了方便孩子上学，将小学移到了山下，后来学生人数越来越少，最后合并到了墩上街道的学校。还好，在老村部不远，当年一长溜石头墙、黑瓦的老房子还伫立着。这房子在当年很稀见，我曾好奇地注视过它，并且还琢磨过它，猜想它是从前富户的宅子。现在，它成了村里唯一的旧物，也是我这次低岭行寻到的唯一旧迹。

我拿起手机，拍下这长溜老屋，也拍下那堵破墙。从它们身上，我打捞出被时光遮掩的那些温熟往事，也从它们身上，看见当年的低矮山岭，早也长成了“高岭”。

节令